

一部翔实而新颖的力作

——评段宏振《赵都邯郸城研究》

秦小丽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客座研究员)

2009 年 10 月底,为了筹备秦始皇兵马俑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展览,我和本馆的罗伯特先生一起前往河北省邯郸市拍摄秦始皇的出生地赵国古城。临去之前我与段宏振先生联系了有关事项。他与我同毕业于西北大学后又先后师从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学习新石器考古,见面后方知他正是赵国邯郸城的发掘者,当他在车上将这本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我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写点有关这本书的读后感。如严文明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所写的那样,正因为他对新石器考古有较深的研究,很自然地把新石器考古常用的聚落考古学理论应用到邯郸城考古学研究中来,从而扩大了研究的视野,使本书的研究不是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简单比附,而是对一个城市发展过程全方位的立体把握。以下我将从四个方面对本书的成就与不足进行简单评述。

首先这是一部翔实而有独创性的著作。以往关于城址的研究多是在横向上泛泛地宏观概括和空洞的理论说教,而缺乏对一个城址基本元素的具体分析和立体把握,赵都邯郸城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作者首先把有关邯郸城的文献记载、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新的考古资料明晰地摆出来,然后找出本书的切入点和可行的研究方法。作者从第三章的第二节开始以把邯郸城回归为零做为起点,从邯郸城所在地域的沁河流域的古代文化谈起,应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各个时期的聚落演变通过具体的考古遗址分析来复原。作者的这种聚落研究不是仅仅以每个时期遗址面积的大小来区分所谓的聚落的层次以及寻找中心聚落,而是同时重视

每个遗址出土遗物的研究。作者把每个时期考古遗址的分布都用有等高线的地图标出来并以虚线表明赵国邯郸城的位置,使人们在阅读时方便参照各个时期聚落变化与邯郸城的关系。邯郸城在东周与汉代的辉煌只是一个结果,而它是如何走向这个辉煌的过程往往更是人们期待去了解的。以考古资料为素材,从史前时期沁河流域人类历史的发端直到东周邯郸城勃兴的变迁过程的翔实分析,使读者始终能沉浸在与作者同步的探索之中去发现邯郸城诞生的全过程。而其间作者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各自的不足,并将历来学者对邯郸城研究的所有论文加以引用,最大限度地汲取了可利用的信息使本书更加翔实,而同时为读者查找有关邯郸城的资料提供了便利。

其次本书第三章考古发现所见的赵国邯郸城是全书的重点,也是作者五年来对邯郸城考古发掘新资料的首次全面披露。特别是本书首次把大北城的历史面貌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来,并把大北城与赵王城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邯郸城的建造历史过程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作者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从 2001 年开始担任邯郸赵王城考古队领队时,他就萌生了详细研究邯郸城的计划。他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搜集整理有关邯郸城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了以往学者对邯郸城的研究,用了近五年的时间开展新的邯郸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邯郸城是一座巨大而有多个附属设施的城址,从平面很难把握它的空间布局。多年来人们都只能像盲人摸象般地来推测赵王城的整体布局,而本书作者则将航空拍摄邯郸城全景照片作为研究的一个必

要的起点。正如他自己感言的那样,俯瞰赵王城所带来的视觉震撼为研究邯郸城带来了新的思考。而以聚落考古学的观点对邯郸城的把握,使本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赵王城本身的范围,而是将目光放大到周边的城郊、远郊以及邻近城镇遗址群,以此突显赵王城遗址在同时期诸多遗址群中的特殊性和共生性。另外本书不仅从空间的立体视角审视赵王城与周围不同层次遗址群之间的共存关系,还重视遗址群中单个遗址出土物的个案研究,使东周时期赵王城与周边遗址群的关系不只是遗址大小及阶层的简单划分,而是以出土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来阐释隐藏在这些聚落群背后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动态关联。因可以说本书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城址个案研究的亮点之一。

再次是本书对邯郸城构成元素、模式及在整个东周时代诸城市中的位置所进行的新颖探索。作者将视野扩展到城市所在的自然环境系统对城市形成的影响方面,以此分析自然环境和城市建筑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不仅仅局限于对城墙、城门、城壕及供水和排水系统等具体遗迹的关注,还考虑到内外设施与城内宫殿、道路、宗庙、武库军营及手工业作坊布局的关系。在这里作者也不只是列举范例,而是从因到果的全方位把握。如果说城址只是一个人工建造的框架的话,那末,城内人类生活的遗留物就是支撑这个框架的内涵,它可以使一个静止的城址在对遗物加以解释和分析的过程中舞动起来。任何华丽的建筑一旦离开了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它的魅力。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出土遗物与遗迹的必然关系,使我们得以从今天看到的残砖碎瓦和颓废残破的邯郸城中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作者的这种研究弥补了城市聚落研究中重视理论模式的套用而忽视显示城址个性的遗物与城址关系分析的缺陷,使邯郸城独特的性格特征通过外形的城址布局和内在的遗物解释显现出来。作者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概念的定义和文献中关于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记载,加上他自己的理解,在对东周时期城

市类型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东周时代绝不是内外城郭的普及,反而是内外城郭制度的瓦解,战国时期的许多城址已不再有城郭之分了,因而这正显示着东周城市个性得到自由张扬的结果。作者在对赵国邯郸城个案研究之上并没有忽视与其它同时期城址的比较分析,以此把握邯郸城在东周城市中的位置。在做比较研究时,本书也没有仅停留在城郭形制与轮廓的比较上,而是对各个城址中的出土物给予了详细分析,并由此得出其独特认识:既邯郸城的大北城与赵王城的关系并不是传统城郭划分理论所能涵盖的,因为它是在旧城之外新建都城的结果。而这座新城的功能主要以矿资源、冶炼、商贸、交通和娱乐为主,与旧城的政治性中心有别,虽然大北城在成为赵都之后也兼有了政治中心的性质,但它的这种独特个性与其它城市有别,在东周城市时代也是唯一的例子。这一认识为赵国邯郸城个案研究得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结果。

尽管以上列举了本书许多值得阅读的亮点,但是它作为一部考古学著作仍然有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比如,将赵王城与同属于东周—汉代的其它中小型城址从聚落和出土遗物两方面联系起来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但是在具体细节的论述上仍显得粗略使读者不能尽兴。众所周知,东周是一个城址并列的时期,大中小城址比比皆是,仅考古发掘证实的城址就有上百处。除了像赵王邯郸城、郑韩古城、曲阜鲁国古城等一些内涵明确的城址外,大部分城址的性质以及与周边主要城址的关系并不清楚,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本书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难能可贵,但是仍有进一步详细研究的余地。特别是如果能从手工业生产、经济贸易供应圈、原材料集散地、劳动力来源、生产品的流通渠道等经济性领域展开思路,通过对不同性质城址内出土遗物在制作技术方面的具体分析,找到这些规模不同城址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在诸城市林立时代各自的功能或承担的角色,将会把对东周时代的城市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责任编辑 谭青枝)